

读后记

外面的世界
书中的风光

——读《当代散文鉴赏》

王永福

马年春节假期，很多人走出家门、迈出国门，游山玩水，饱览大好风光。笔者却是因人制宜，居家捧读《当代散文鉴赏》（作家出版社），卧游世界山河风光，不亦乐乎。

一

《当代散文鉴赏》所选取的作品，都是当代文坛名家的代表作，包括老作家张恨水的《陶然亭》、曹靖华的《从化温泉散记》、翦伯赞的《内蒙古夜景》、巴金的《怀念萧珊》、孙犁的《黄鹏》及余光中、琼瑶、三毛、史铁生、舒婷、铁凝等文坛后起之秀的代表作。

《当代散文鉴赏》选题材广泛，有描写自然风光的作品，如丁玲的《曼哈顿街头夜景》、吴祖光的《雾里峨眉》、李若冰的《昆仑飞瀑》、李欧梵的《美国的“中国城”》等；有讴歌人物的篇章，如巴金的《怀念萧珊》、徐懋庸的《母亲》、柯灵的《无名氏》等。这些作品主题深刻、格调高雅，天上地下、人与动物，都涉笔成趣，给读者以深刻启迪和美的享受，从中见出散文写作题材的广泛。作者群体中有小说家、有诗人、有画家，有老作家，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、港台名家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，可谓新时代中华散文创作的精品荟萃。

散文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文体，国人有读写散文的优良传统。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，随着西风东渐，白话散文在中国兴旺发达，开创了散文创作的新天地。中国现代作家中不少是由散文写作起步的，如张恨水、老舍、冰心、丁玲、巴金、李健吾等，都是“五四”以后起步的散文写作的先行者和探路人。

二

《当代散文鉴赏》在每篇作品篇末，都附有分析鉴赏文章，为读者欣赏作品起到导读作用，加深读者对作品主题思想和写作艺术的领悟。

本书首篇文章的作者张恨水先生，笔者在小学阶段就读过其创作的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因缘》等言情小说。张恨水文学功底深厚，善于从中国古典文学和古汉语中吸取营养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。同样写山水自然风光，张恨水的挥洒点染，更加妙趣横生，他用平淡、自然、随意的叙述口气，在词句中恰如其分地搭配古语和古诗，让文章潇洒明快，平添了

古雅气韵。

《内蒙访古》是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游记名篇，他同历史学家范文澜、吕振羽等应乌兰夫的邀请，到内蒙古自治区访问了两个月，行程一万五千余里，写下了内蒙古访问见闻。

“访古”对于历史学家来说，是非常熟悉的领域，但对于散文创作来说，却是别开生面的新天地。翦伯赞凭借驰骋神思的联想，独特的史学见解，将记叙、议论和抒发情感融为一体。他选择了“一段最古的长城”、大青山下游牧民族的摇篮和“历史的后院”几个典型片段，在生动的叙述中穿插描写、议论，全方位呈现了内蒙古这个“游牧民族摇篮”和“历史的后院”的全景，别具风采。

冰心的《樱花赞》、杨朔的《茶花赋》和冯亦代的《向日葵》、黄秋耘的《丁香花下》等篇章，都是作家以花为媒，寄托作家的情感和希望。这些文章虽然有时代局限性，但精于铺陈，逐层深化主题，富有诗情画意，耐人寻味。

三

《当代散文鉴赏》收录了余光中先生的《听听那冷雨》，这是余光中先生的代表作，恰如《荷塘月色》之于朱自清、《茶花赋》之于杨朔，集中地反映了作家的创作主张和艺术风格。虽然作品通篇写雨、写愁情、写离怨，用朦胧的愁云、蒙蒙的雨幕来隐藏自己的观点，但也勇于涉足政治湍流去扬善去恶，昭示美与光明。

琼瑶的《山的呼唤》通篇洋溢着轻缓幽雅的韵味，文章开头结尾都点明：“梦中，总想那山的呼唤。”《山的呼唤》洋溢着作家去国离乡的思念之情，剪不断的乡愁别绪，余韵无穷。

三毛的《梦里梦外》一文，让“梦里”与“梦外”互相印证渗透，构成一个扑朔迷离的艺术世界，以曲折的笔法，通过梦境剖析自己一生的坎坷，饱尝人生苦果，愁绪绵绵，真个“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”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。全文虚与实相互映衬交融，构成虚实实、真真假假的艺术世界。可以说三毛兼取中西文学之长，创造了一个中西合体的审美艺术品，给人启示。

在阅读《当代散文鉴赏》的过程中，笔者领略中国当代散文创作的无限风光，获得了极大的美感享受，如沐春风。

一年又过一清明

——读李永绍《约山亭诗稿》清明诗札记

李镇

清明节，又称踏青节、三月节、祭祖节。清明节既是自然节气，又是传统节日。

说到清明节，就不能不提及清明诗。若论清明诗，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杜牧的《清明》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

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现存的《约山亭诗稿》一共收录了13首清明诗。其中1首是在盛京（沈阳）担任工部侍郎时所作，其余12首是他回到老家宁海（今牟平）后的作品。

雍正元年（1723），74岁的李永绍身在盛京，心在家乡，时逢清明，遥望海南（居住东北的山东籍人习惯称山东为海南）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他欣然命笔，写下了《清明二首》诗。其一是，“清明时节万山里，蛱蝶几多满路飞。尔亦何知寻乐土，卫寒来此弄晴晖。”其二是，“寒食海南蝶到迟，边荒偏肯占先期。莫疑料峭春还浅，深涧藏花人不知。”诗中，李永绍怀念起家乡清明时节的美丽景致，抒发了离乡游子对故土的深深眷恋。

雍正五年（1727），李永绍遭吏部弹劾，“著降三级休致”（《清世录》），回到老家山东宁海解甲庄（今烟台市莱山区西解甲庄村）。这一年他78岁。从36岁进士及第离开家乡，到78岁回归故里，时间横跨42年。走时是英姿勃发的青年，回来是皓首苍颜的老年。李永绍免不了感叹时光荏苒，物是人非：“我别乡中久，里邻笑语亲。不因询父祖，未识是何人。”（《偶遇乡人话》）

李永绍回乡后第一首清明诗写于雍正七年（1729）。这一年，他80岁。或许是时光抚平了哀伤，或许是坦然接受了现实，总之，李永绍一扫颓废，心境大好。由于年迈，行动不便，这一年的清明节，他没有和儿孙们一起到丁家乔西老莹祭祖。即便如此，待在家中的李永绍也闲

斯人远去，诗歌长留。

如何评价李永绍的诗歌呢？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给出的权威答案是：“其诗未能雄深，而有澹雅之致。”

“诗以言志，歌以咏怀”。李永绍作为封建社会士大夫中的普通一员，他为人克勤克俭，谨小慎微，居官

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

在清雍正年间工部尚书李永绍的诗集《约山亭诗稿》中，也有寄情山水歌咏清明节的诗。

李永绍虽身居高位，公务缠身，但是他忙里偷闲，创作了大量诗歌。我们今

一

二

不住，屋内氤氲的梅花香气沁人心脾，屋外蜜蜂飞舞花丛间发出的嗡嗡声响，他心情大好，诗兴大发，此刻唯有赋诗才能表达心地：“一年虚度负清明，老步寻春不耐烦。赖有梅开香满室，笑听蜂入绕花鸣。”

雍正八年（1730）的清明节，从凌晨开始天空中就飘起绵绵细雨。81岁的李永绍冒雨踏青。虽然时令已到，但是春意未浓。作者家乡“从来东海春常晚，看过杏花才看花”，今年本该最早绽放的杏花没有开放，其他花的开放当然更晚了。“去年蜂市绕枝鸣”的热闹景象也没有出现，只有梅花依然迎风傲立香如故。李永绍选择与梅花对坐，任思绪飞扬，送走了清明。他把这一天的所思所想定格在《清明三首》诗里。

又是一年寒食节。雍正九年（1731），已卧床不起两个多月的李永绍大病初愈，在约山亭里遥望西南祖坟方向，难免有些落寞伤感。他用白居易《寒食野望》诗韵写道：“今日寒食日，病余难堪哭。家家墓前飞纸灰，遥拟西南山色绿，垆头历历青松树，知是死坐隔断处。两月病来未出门，沉迷持杖谁扶去。”这首诗是李永绍12首清明寒食诗中唯一一首流露出凄苦之意的诗歌，读来让人不免黯然神伤。

岁月不居，时光如流。一晃两年过去了，已经84岁高龄的李永绍迎来了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的清明节。他看到迎春花错过花信期，提笔写下《清明日戏赠迎春》诗一首。诗中他对迎春花

三

恪尽职守，廉洁奉公，只是做好了分内该做之事。在诗论诗，李永绍是个普通诗人。他的诗歌无论在文学艺术方面，还是思想内容方面都波澜不惊，没有一首成为千古佳作。然而，他的诗歌却记录了人生百态、心路历程，我斗胆将李永绍的《约山亭诗

稿》称为“日记体”诗集。天能见到的《约山亭诗稿》是其族人传抄的五卷残本，分为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等，从中可管窥李永绍居官、赋闲后的生活状态及思想脉络，进而了解当时北方社会尤其是胶东地区的风土人情、人文历史。

说：迎春花呀，你本来应是春天最早开放的花，今年为何姗姗开迟？“应改汝称曰送春”才对呀。读罢此诗，一个童心未泯、幽默豁达的老顽童形象跃然纸上。

“节届清明旭日晖，谁招燕子觅巢归。羡他软语双栖稳，梁上移时并翅飞。”这首《清明即事有感》诗写于雍正十二年（1734），那一年李永绍85岁。李永绍用隽永的语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人间图画：清明时节，天气晴好燕归来，双栖双飞的小精灵在房梁上呢喃细语秀恩爱。触景生情，他想起远走的妻子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抚今追昔，是人之常态，李永绍也不能脱俗。乾隆元年（1736）的清明节，87岁的老尚书回忆起在“辽阳二载过清明”时的情形，感叹人生如寄，追忆似水流年。这一年的清明一如往常，虽然天气清冷，草木未萌，杏花未开，但是他坚信万紫千红的春天很快就会到来，他要举起酒杯在“烂漫开时醉一场”。

“东风解冻不全行，一年又过一清明。”乾隆四年（1739）的清明节是李永绍度过的最后一个清明。经历了人生起起落落、风风雨雨的老人即将走向生命终点。这首清明诗的主题依然是着力描写清明时序。天气乍暖还寒，东北风频仍，南归的燕子还没有回来，美丽的杏花含苞欲放，这一切，是春潮萌动的前奏，是新希望的肇始。

乾隆四年仲夏，李永绍染病卧床，阴历十二月二十一日寿终正寝，享年90岁。

稿》称为“日记体”诗集。

清明时节，惠风和畅，读着李永绍接地气的清明诗，让春风撩起我们思乡的情愫，让清冽冽的辛安河水洗涤我们的魂魄，让我们记得来时路，找得到归途，这是一笔取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。